



昨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在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内,经历过台儿庄大战的老兵代表——100岁的孙殿修、99岁的王清松、94岁的孙英杰讲述了当年的抗战岁月。王清松老人说:“抗战精神激励着我,我是一个永远不老的兵!”

# 百岁老兵重返台儿庄大战遗址 “我是一个永远不老的兵”

## 孙殿修:持大刀杀夜袭敌军

1938年3月下旬的一天,孙殿修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向台儿庄进发。当晚,全营战士每人配发六颗手榴弹、一把大刀就冲进了敌营……

2013年3月20日,“英雄台儿庄·寻找大战英烈”寻访小组来到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找到了抗战老兵孙殿修老人,老人回忆起了他在台儿庄战役中,手持大刀奋勇杀敌的往事。

17岁时,孙殿修随当地百名老乡一起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在26军孙连仲部31师93旅185团2营。他当时在营部是个传令兵,主要负责将营长的命令传达到每个连。由于部队装备差,又没有足够的枪支,每人只配发了一把大刀。老人回忆说:“那大刀都是好钢材做的,有四五斤重,碗口粗的树,一刀就能砍断。因为怕伤着人,都没有

开刃。后来听说卢沟桥事变后,部队把刀开了刃,就等着和鬼子开战了。”卢沟桥事变后没几天,孙殿修所在的部队就在北京附近良乡、窦店、琉璃河一带与日军河边旅团展开了激战,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场战斗。

老人参加的第二场战役就是台儿庄战役。1938年3月下旬的一天,他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向台儿庄进发,他们由江苏步行到达台儿庄,从南站进入台儿庄。白天怕日军的飞机,所以部队都是在夜间行进和战斗。老人说,他们到达台儿庄的当天就投入战斗了。那天晚上他正在睡觉,突然接到长官吩咐,要夜袭日军。全营战士每人配发六颗手榴弹和一把大刀。摸到敌营以后,先把手榴弹全部掷向了日军,正在熟睡的日军有的被当场炸死,有的被炸蒙了。就在日

军鬼哭狼嚎、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孙殿修就和战友们手挥着大刀冲了上去。

谈到杀敌的情景,老人很是兴奋,他说:“当时砍鬼子时很轻松,没怎么用劲,大刀就把鬼子给穿透了。”在当晚的战斗中,他砍死了一个鬼子,活捉了两三个日本人,全部送到了营部。孙媳妇张继红说:“爷爷说,当年砍鬼子的时候,大刀都被砍开口了。”

战斗的第二天,孙殿修和战友们奉命去了北门,与日军展开了枪战。战斗打得十分惨烈,伤亡也很多。老人还记得两个连长的名字,一个是机关枪连长叫胡步营,一个是警卫连长叫谢祖奇,在一处三叉路口受伤牺牲了。说到伤亡的战友,老人神情有些黯然。老人说,当时部队有“三大军歌”,人人都要会背、会讲、会用。说着,他拿出抗日战

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奖章戴在胸前,唱起了军歌。

1945年抗战胜利后,老人回到老家种地,养育了两个儿子和5个女儿,子女也都是农民。现在,老人跟着长子住,孙子、重孙子也跟他膝下。“生活不富裕,但粮食够吃。爹很乐观,也很知足。”长子孙来发说,老人所在的合水村共有6名抗战老兵,在老人家南面有一间红色的房子,是2012年河南一家报社和深圳市某慈善基金会捐建的抗日老兵活动中心。里面张贴着老兵们写的书法,还有老照片、报架。老人的次子孙移法负责活动中心的事务,他说:“父亲和村里的几位老兵每天都要到活动中心来,聊聊天、看看电视和报纸,有时还看看抗战题材的故事片,每天都乐呵呵的。”

## 听往事 忆英雄

薛城举行铁道游击队  
纪念活动

晚报讯(记者 邵士营 通讯员 万照广 张生)9月2日,薛城区铁道游击队纪念园内,苍柏凝翠,庄严肃穆。33米高的纪念碑上,由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亲笔题写的“铁道游击队纪念碑”8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

早上8时许,冒着淅淅沥沥的细雨,机关工作人员、中小學生、武警战士、部队官兵、团员青年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约300多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铁道游击队纪念碑前,自发排成一个个整齐的方阵,深切缅怀为祖国解放和人民幸福而长眠于此的革命先烈,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9点整,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纪念园上空回荡。随后,全场肃立,伴随着《献花曲》,8名武警战士抬起花篮,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依次整齐地摆放到纪念碑基座上,红色缎带上“革命先烈永垂不朽”8个大字,映衬着一朵朵鲜花,寄托着对先烈无限的敬仰和怀念。之后,全场肃立,向革命先烈默哀。接着,部队官兵和青年团员分别重温军人和入团誓词,参加纪念活动的各界人士依次登上纪念碑基座,仔细瞻仰革命烈士群雕。

在真实还原铁道游击队抗战情景的“义和碾厂”院内,时年65岁的铁道游击队抗战英雄后人王金国抚摸着—尊尊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像,对早已缠在他身边围了好几圈的中小学生们讲述起了铁道游击队英勇抗击日寇的英雄往事,人们的耳畔仿佛再次响起了火车的轰鸣与枪炮的巨响。

“铁道游击队的叔叔们舍生忘死,英勇战斗,血染洋行、飞劫机枪、爬火车、炸桥梁……英勇杀敌、打击日寇,用血肉之躯铸成了一座永久的丰碑。我们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岁月,好好学习,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认真倾听这些英雄故事后,临山小学六年级二班的祁子涵颇有感慨地说。

书、篆书、隶书,各种书体皆精通,还多次将《台儿庄战役胜利歌》写成书法作品,或参加展览,或挂在家里。老人平时喜欢在家里看看电视、看看书,没事的时候还能骑着自行车到村子里转转。

2009年,台儿庄举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揭牌仪式,王清松老人应邀出席。活动中,王清松遇到了分别多年的战友别志南,从那以后,他们就经常书信来往。提起别志南,老人很兴奋,说:“别志南原来是158团的军械员,我是勤务兵。战斗期间,我挎着水壶,给团长水喝。”当听到别志南去世的消息后,老人眼神顿时黯然,坐在椅子上往后一躺,嘴里不断地叹息着。

当时158团主要负责西北门的战斗,打得最为惨烈,经过七八天的战斗后,1000多人的团最后只剩下100多人,后来又组成敢死队与鬼子拼大刀。“到最后战死的人血肉模糊,啥样的都有,只能从衣服上分清哪个是日本鬼子,哪个是我们的战友。”王清松说。其间,更是涌现出了多支敢死队。时任第二集团军30师88旅176团第三营营长、部署指挥战斗的仵德厚,就亲自挑选了40名敢死队队员,包括副营长赵志道,并亲任敢死队队长。从4月1日一直坚持到6日,在兄弟部队的配合支援下,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如今老人和儿孙一起住,算上重孙子一家四世同堂,共十口人。老人喜欢书法和诗联。草

## 王清松:76年前作战时耳朵被炸聋

“我经历过战争,参加过台儿庄大会战,经受了生死的考验,生活中再大的难事也吓不倒我了。我凡事都能想得开,心里平衡不悲观,抗战精神激励着我,我是一个永远不老的兵!”这是99岁的抗战老兵王清松在工作笔记上写下的一段话。2013年3月19日,寻访小组在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平原乡南高村,见到了王清松老人。

在76年前的台儿庄大战中,王清松老人是第27师79旅158团团长杨宗道的勤务兵。1938年3月上旬的一天晚上,老人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开往徐州。3月23日,第27师开抵徐州以北柳泉、贾汪地区集结,3月24日部队徒步向台儿庄前进,当日下午6时到达台儿庄南站附近。

老人回忆说:“离台儿庄还有15公里的时候,我们就听见了轰隆隆的炮声,再往前走,就能听见机枪的扫射声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决定3月27日拂晓开始攻击,以刚刚到前线的第27师为主攻部队,主要任务是占领台儿庄右侧地区侧击敌人,协助第31师保住台儿庄。

3月27日,第27师从台儿庄右翼向日军发起猛攻,攻击目标直指刘家湖。当时,杨团长一直坚持在指挥部里,3天3夜没有合眼。敌人冲过来时,“冲啊!”随着杨团长的一声大喊,军号声、呐喊声响成一片,全体将士一起冲杀过去。一时间,喊杀声震天,爆炸声轰鸣。“我的耳朵就是在这场战役中被炮弹炸聋的!”老人说。

## 孙英杰:左膝被子弹打穿,治愈后重返战场

2014年8月7日,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寻访小组来到江苏省无锡市,探访94岁的抗战老兵孙英杰。老人戴着老花镜,早早地就坐在楼下的躺椅上等待了。看到我们后,老人激动地站起身,握手、欢迎。

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听力丧失,我们只能通过写字和他交流。但一提起台儿庄大战,老人情绪仍十分激动,大战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老人出生于192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多次参加学校童子军组织的抵制日货街头演讲等抗日救亡活动。卢沟桥事变后,他加入了西北军冯玉祥部26路军。因为他学过两年医,所以担任了独立44旅军医院的看护班长。

台儿庄会战前夕,部队取消26军番号改为第二集团军,总指挥孙连仲称总司令。为战争需要又抽调人员组建兵站,设立了粮食库、军械库和卫生器材库,孙英杰也被调到该部任仓库员,分管卫生器材和押送军车。1938年1月,部队调驻河南境内,在孝感信阳一带补充并训练新兵,并在靠近汉口的武胜挖掘防御工事,为台儿庄会战做好了准备。

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进入迎战阶段。第二集团军作为参战主力被调到第五战区台儿庄一带前阵阵地,孙英杰主要负责押送军车,运送粮秣、弹药、卫生器材等军需物资,在一次执行押送任务时,他左腿膝盖被子弹打穿,治愈后又重返战场。

历时半个月的激战,我军消灭了板垣、矶谷两师团日军1万余人,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讲到胜利时,孙英杰老人坐在椅子上高兴地往后一躺,笑着说:“台儿庄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开了,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中央有新闻,还有专门拍的片子。”

战斗结束后,独立44旅专门抽了一个团,赶到台儿庄清扫战场。说到这段经历,老人很激动:“我负责掩埋尸体。那个时候真是惨烈,五月的天气,很多尸体都烂了,环城两岸臭气熏天,我们每人都戴了两个口罩。挖好坑以后,就把尸体拖过来,也不分官和兵,全部直接搬到坑里去。有时候我们还要抬担架,抬受伤的士兵,有的士兵半路上就不行了……”那一次,他们掩埋近3000具尸体,其中日军尸体1000余具。

尽管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敌人重新调整布置,集中兵力从南段蚌埠、宿县方向强攻。5月20日,徐州弃守。沦陷前十多天,敌机轮番轰炸,机关人员和群众拂晓出动到郊区隐蔽,黄昏再回城。我军三个师已先期撤走,总部和兵站19日撤出郊外集中。在撤退过程中,兵站领导突然想起大批鲁南苏北军用地图还放在徐州城里。兵站的王铸民马上命令当时年仅18岁的孙英杰,带上5名士兵,一桶汽油,开卡车重新返回城内将地图销毁。

孙英杰一行开着卡车,穿过火光,避开时而爆炸的炮弹,返回了城内,找到地图,在西南附近的一片空地,将地图洒上汽油,全部焚毁。任务完成后,天已

经快黑了,就在他们冲出城区时,敌人占据了附近九里山高地开始炮击城区,两颗炮弹就在他们车后的大街上炸响了。

解放后,老人曾写过文章回忆自己的经历,还在统战部的文刊上发表过。老人共有5个子女,老伴前几年去世了。他的生活一直很规律,每天4点起床看书、爬山,下午5点睡觉。每天必看“海峡两岸”栏目,自己还能洗衣服、纫针、缝衣服。

(记者 岳娜 特约记者 张严新 通讯员 高欣 张国花)

